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四十回 徽承光護送孤子 小神童辭母脫逃

話說於氏母子哭啼啼一夜無眠，將行李收拾妥當，就要打發神童起身，這且不提。且說年七一心要害丁郎，自從雷劈曹慶之後，他又差了兩個行兇的小廝，一名項鳴，一名牛二虎，每人賞了二兩銀子，叫他們每日在高仲舉門口眺望，見有孩子出來，誑到荒郊害了性命，每人還賞兩個元寶。這話也且休提。再說小塘從高家算命回到店中，徽承光、一枝梅、韓慶雲這日也進了京城，找到朱家店與小塘會面，小塘把雷劈凶徒打救丁郎的話說了一遍，又差徽承光護送丁郎，附耳低言吩咐了幾句。承光連聲答應。小塘又取出一聯東帖遞與一枝梅說：「賢弟你也是明日起身，先到武昌府等候與丁郎會面，到那裡一看東帖自然明白。」一枝梅領命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於氏一夜之間給丁郎做的道袍道帽，又做了個化緣的直袋，將那半面破鏡裝在裡面，還裝上了七八兩銀子，到了天明與小神童將破鏡的來歷說了，母子二人痛哭一回，趁著天早，丁郎暗暗出門而去。

且說項鳴、牛二虎這日將明的時候，就在高家左右探望，只聽著吱嘍一聲開了街門，有一個孩子倒神氣，從裡邊哭將出來往西而去，兩個賊輕移腳步跟在後邊，轉彎抹角出了右安門，到了馬場無人之處，緊行幾步跑到頭裡說：「小廝與我站住。」小神童聽的這話，嚇的渾身打戰，止住腳步。牛二虎把鋼刀亮將出來，說：「你這孩子假裝道童，可是高仲舉的兒子不是？」丁郎聽的這個問法，知是年七使來之人，料想著難以支吾，連忙跪倒說：「二位大爺既然知道，我也不敢隱瞞，我這直袋裡還有幾兩銀子，送與大爺，放了我吧。」言罷，將直袋中的銀子取出遞與牛二虎。牛二虎接過揣在懷中說：「小哥哥，實話對你說吧，我們是年七使了來的，縱然你給幾兩黃金，也不能買了此命，你到死辰可不要恨怨我們。」言罷將鋼刀一揚就往下落。

哪知徽承光奉小塘之命，早已用隱身法隱住身形隨後跟來，見牛二虎手舉鋼刀要往下落，連忙顯露身形，一腳將刀踢落，用定身法定住兩個惡奴，開言說道：「小童與你們有何仇恨，苦苦直要害他，若不是吾神前來，此子幾乎喪生。我若不給你個厲害，你也不知改過。」言罷拾起鋼刀就要動手，兩個賊奴身子雖不能動，卻是還會說話，戰戰兢兢只求饒命。

承光說：「你既苦苦哀求，吾神也不肯輕易殺害生靈，我今饒你，你將小童的幾兩銀子只管拿去，見了年七隻說是把高仲舉的兒子殺了，不許說是放他逃走。」二賊聞言滿口應允，承光撤了劍訣，兩個賊活動起來，叩頭謝恩，承光把鋼刀遞與二賊，二賊揚長而去。

承光打發二人去後，看了看丁郎倒在地下如死了的般，上前叫了幾聲，丁郎醒轉過來，翻身爬起，看見承光站在面前，只是發怔。承光說：「孩子不必害怕，凶徒已經被我趕走了，你也起來去。」丁郎定了定神，看見承光不是行兇之人，滿眼含淚說：「我的銀子已被賊人拿去，如今也走不的了，求道爺送我回家去。」承光說：「你可回不的了，若愁沒有費用，待我送你一個去處，叫你父子相見。」言罷走到一座破廟之中，拿出金扇變成一輛小車，推到丁郎眼前，叫丁郎上去緊閉二目。仙家的妙用真真的不錯，頓時之間到了武昌府的城外，丁郎將眼睜開跳下車來說：「道爺，這是什麼地處呢？」承光說：「這裡湖廣省，前面就是武昌府了。」丁郎說：「寓北京多少路呢？」承光說：「三千六百餘里，送你到此你好找你父親。」丁郎見沒有半日工夫走了如此之遠，知道承光是個異人，遂又問道：「不知我父是何模樣，可往何處去找？」承光說：「我也不認的你父，你這一進城去，見一個人問一個人，問到一百單八個上就問著了，但不知他肯認不認，看你的造化罷了。」

言罷將身一晃，蹤影不見。丁郎知是神人前來點化，望空拜謝已畢，就依著承光的話走進城去，逢著個人，一把拉住說：「大爺曾見我父親沒有？」那人說：「你這孩子，我可知你父是誰？」用手一隔揚長而去。丁郎只依承光的言語，不管老小逢人便問，問到一百單七個上，末後一個秀士身穿錦繡，僕人相隨，年紀只有三十以外，看那像貌和他母親囑咐的言語有些相同，遂不管好歹上前拉住說：「君子慢行，你可是我父親不是？」仲舉見了，一閉眼睛，不禁發起笑來說：「你這孩子好沒來由，我和你素不相識，怎麼叫起父親來了呢？」丁郎說：「只因你面容相似，所以才敢動問。你既不是，不知可曾見過沒有？」仲舉聽見是北京聲音，看了看他那模樣有些彷彿於氏，一時觸起心事，開言問道：「我看你這頑童好像是北京娃娃，不知你父姓什名誰，作何生理，你從何處至此？對我說個明白，我好替你訪問訪問。」丁郎見問，約摸著已離京三千餘里，總然說了實話也無妨礙，遂把家鄉住處與他父無罪充軍得便脫逃的話說了一遍。

高仲舉聽罷，想了想與家中之事句句相投，有心就此相認，又見有僕人相隨，恐怕走漏風聲被胡老爺知道，要問隱妻再娶之罪，遂把血心一味，想：兒孫自有兒孫福，我今日且把他支開，再找機會相認，有何不可。主意已定，回丁郎說道：「小娃子，你這一片言語我一句不懂，休要耽誤你的工夫，另往別處去問吧。」丁郎眼含勸淚說：「君子有所不知，只因有位神仙把我送到此處，叫我逢人便問，問到一百單八個上許我父子相見，我已問過一百零七，俱說不是，末後遇見君子只當是我父親，我才吐露真情。誰知君子推三阻四連句實話也沒有呢！」言罷勸哭。

仲舉見這光景，心中不忍，又不好哭，那臉青一陣紅一陣只是暗暗飲淚，躊躇多時復又開言說：「孩童，我看你命中太苦，有幾句良言囑咐與你，以後有人盤問不可盡吐實情，怕的是遇著歹人又有性命之憂。」言罷揚長而去。丁郎見仲舉說話是山東聲音，臨走又有幾句關切言語，心中疑著是他父親，才走又要去趕，自己又想他今既是不肯相認，總然趕上也是無益，自己怔了會子，出城向南而去。

且說徽承光把丁郎送到城外，用隱身法隱住身形，找到之陽路口和一枝梅會在一處說：「小弟的差事已完，特來與大哥會面，今我要先回北京去了。」言罷作別，翻身而去。一枝梅忙把小塘給他的東帖拆開一看，寫的是「至武昌南門以外江口等候，此子名叫丁郎，年方九歲，身穿道袍，他要投江之時即便將他打救，教他打夯歌兒，等胡尚書家興工蓋房之時，你可也去攬工，將丁郎領去，口念夯歌以為認父的由頭，等他父子相認方許回京，不得有誤」。後邊寫著夯歌一套，苗仙看完收了東帖竟撲江口而去。

且說丁郎一行哭著出了南門，饑餓難忍，卻又無處投奔，自己哭著走到大江岸上，前思後想其苦難言，把心一橫就要投江自盡。一枝梅早已在此等候，連忙用手拉住說：「丁郎不可如此，等我送你個好去處去。」丁郎聽見叫他的奶名，回頭一看見是一個道家，說：「道爺，我要尋死干你何事，快些撒開手吧。」一枝梅說：「人死不能生，依著我說，跟了我自有好處。」丁郎說：「你別哄我了，早上也是一位道爺把我送到此處，許我父子相見。我進城找了半日並無蹤影，已經被他哄了一次，難道還被你哄麼？」苗仙說：「你有所不知，那一位道者是我的同伴，他只管送你到此，若要見你父親還是在我身上。」丁郎說：「不知幾時可見？」苗仙說：「不過三日以內。」言罷將丁郎領在飯鋪之中吃了飯，走到關帝廟內，借了一間空房，到了晚上點上燈，將夯歌教於丁郎，丁郎原有過目成誦之才，不上三遍連歌並腔念的純熟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高仲舉回到家中，坐在書房之內想起丁郎，不由的暗暗流淚。看鳳英小姐掀簾進來，一見仲舉說：「相公因何傷感？莫非有什麼心事麼？」仲舉避掩說道：「這二日看書，二目傷神，方才去拜朋友，又被大風刮到眼裡一個砂子，所以流淚。」張氏言道：「方才來興對我告訴說你遇著個尋父的孩童問長短，你也同他流淚。不知是何緣故？」仲舉見問隨口答道：「那一孩童原來也是山東人氏，飄流在外其苦不堪，所以我替他傷心。」張氏才待又要盤問，忽有老院子胡旺前來說道：「老爺請大爺商議興工的日子，在花園立等。」高仲舉巴不能的這麼一聲，忙辭張氏往花園而去。張氏見仲舉去了，只得也回後宅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仲舉到了花園，胡尚書言道：「前日商議起造花廳，方才地理先生看了日子，明日就要興工，你可吩咐管帳的胡定僱土工先打地腳。」仲舉答應自去料理事情，因怕張氏再問流淚的情由，遂在外書房安歇。

單說打地腳的土工俱住在南關以外，一枝梅聞的此信，扮做土工頭模樣，攬了這個工程。向丁郎言道：「今日胡尚書興

工，你同我去，等到打夯的時節，你把那夯歌唱上二遍，父子就相識了。」言罷把丁郎領到街上和土作混在一處。到在胡府，丁郎站在高阜之處說：「眾位伙計，我有一個夯歌，內裡包著一片苦情，我念一句眾位打上一夯，可要齊心努力。」

眾人答應，將夯杵收拾妥當，專候丁郎念歌。丁郎手敲響板，高聲念道：
正月十五鬧元宵，薰焚香天上燒；郎兒尋父本姓高，父是秀才好文學。
二月杜甫去遊春，一寸光陰一寸金；月英於氏は賢母，只因美貌把災臨。
三月桃花滿園開，惹的游蜂陣陣來；為著燒香東嶽廟，年七看見計安排。
四月提籃去彩桑，彩桑只為把蠶養；萬惡奴才心不良，圖謀打算我親娘。
五月端陽景色新，戲龍舟在泗水濱；設計施謀請父親，結足兄弟圖上門。
六月三伏熱怎當，燕子雙雙繞畫梁；調戲我母罵一場，回家就起歹心腸。
七月初七丟巧針，織女牛郎得成婚；殺人圖害我父親，屈打成招冤怎伸。
八月中秋好美天，月兒圓來人未圓；我父充軍上廣南，烈性親娘把眼剜。
九月初九是重陽，菊花開放滿院香；母親生下我丁郎，冤仇未報惹災殃。
十月姜女送寒衣，哭倒長城血淚滴；郎兒尋父把家離，武昌府裡哭啼啼。
十一月數九朔風刮，水滴成冰把人凍殺；丁郎命裡該受苦，父親不認小娃娃。
臘月梅花似粉妝，冬盡陽回思故鄉；丁郎沒奈來打夯，無非借此訴衷腸。
知音之人聽了去，不悲傷處也悲傷；父親若要不認子，哭殺兒來想殺娘。